



中国小说学会 编选
李忠阳 主编

20 世纪中国文学系
学系



NLIC2970927283

SHAFENVSHI
DERJI

莎菲女士 的日记

丁玲
等/著

二十世纪出版社
全国百佳出版社



中国小说学会 编选
李忠阳 主编



20世纪中国文学
争议作品书系



NLIC2970927283

丁玲的日记

丁玲
等/著

二十世纪出版社
全国百佳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莎菲女士的日记 / 丁玲等著. -- 南昌: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, 2012.12

(20 世纪中国文学争议作品书系)

ISBN 978-7-5391-8278-0

I. ①莎… II. ①丁… III. ①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现代②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现代 IV. ① I246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76436 号

莎菲女士的日记

丁玲 等 / 著

策 划 张 明

丛书主编 张秀枫

责任编辑 张 宇

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
(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 75 号 330009)

www.21cccc.com cc21@163.net

出 版 人 张秋林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00mm × 1000mm 1/16

印 张 24

字 数 417 千

书 号 ISBN 978-7-5391-8278-0

定 价 38.00 元

赣版权登字—04—2013—189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-86524997

出版说明

一、“20 世纪中国文学争议作品书系”所审视的是整个 20 世纪中国有争议的文学作品，它打通传统的时间概念，记录了中国文学从近代走向现代、从现代走向当代的惊涛骇浪的百年历程。本辑推出五本，全部为中短篇小说。即 20 世纪一二十年代的《莎菲女士的日记》、三四十年代的《上海的狐步舞》、五六十年的代的《在悬崖上》、七八十年代的《男人的一半是女人》、八九十年代的《红蝗》。

二、“20 世纪中国文学争议作品书系”选收的作品大多为名家名篇，取舍的标准是其争议性和争议的“含金量”。或为思想观念的交锋，或为写法上的碰撞，或因时代的急风骤雨，或因作家自身的创作个性，林林总总，不一而足。通过这些争议，折射了一个世纪的文坛生态以及政治风貌、精神冲突和文学发展的坎坷与磨难。20 世纪的中国文学是在不断的争议中成长繁荣的。从这个视角而言，没有争议便没有文学。

三、“20 世纪中国文学争议作品书系”选收的作品，为保持原计原味，对其文字，原则上不做变动。原文篇末注明了作品首次发表时的媒体名称和时间。

四、“20 世纪中国文学争议作品书系”每篇争议作品的后边，均附有青年文学研究工作者撰写的“述评”，介绍作品的时代背景、作家的写作状况、争议双方的代表人物或主要观点、争议的影响以及如何看待这些争议，等等；每本书的书前均由该卷的主编撰有“前言”，梳理并描述这一历史时期争议文学作品的概况、特点，为读者认识这一特定文学时期及其争议作品，提供相应的阅读和智力支持。

前言

本雅明在《历史哲学论纲》里提及法国“七月革命”中一个具有象征意味的细节，即“在战斗的头一天晚上，人们发现巴黎塔楼上的钟一个个同时遭到枪击”。连续而统一的历史进程瞬间崩解，新的历法从中爆破而出。在强力的阻击之下，钟表式的机械、循环而空虚的时间骤然停顿，历史“吃人”的本相在传统价值的破碎处闪现。铁屋中狂人的呐喊与绝叫、痛苦与彷徨、抗争与自省，是我们回溯上世纪时所读到的第一个历史寓言。对这个狂人的理解，我们不必拘泥和坐实，尽可宽泛一些。狂人的可以是启蒙者，也可以是革命者，抑或是其他，总之是扮演救赎者的角色。

本册所辑录的小说，多出诸“狂人”之手，产自启蒙与革命并生的20世纪20年代。它们一俟问世，就备受瞩目，也饱受争议。围绕小说而起的“争议”，包含丰富的层面，性质有别，内容殊异，涵盖文艺、思想和政治诸种冲突，涉及古今之争、东西之辩与雅俗之隙等。这既显示出新文学阵营在精神方向上的一致性，又呈现出内部的龃龉与分化。下面联系时代语境，对本集诸篇略作勾连，轻描脉络，稍加点评，以为地形图，供读者参考。

中国小说，历来被视作“小道”，为文人所轻，但在20世纪初突然黄袍加身，跃居诗文之上，被赋予崇高的使命，所谓“欲新一国之民，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”（梁启超语）。及至“文学革命”发生，小说终于变成了一枚射向历史日晷的子弹，现代的历史意识从弹孔里涌流出来。回顾20世纪20年代，现代文学史的发展线索大致是：从“文学革命”到“革命文学”。这两者均造成了中国文学地貌的结构性裂变，诸多争议即缘此而生。因“文学革命”而起的争议，主要涉及古今之争与雅俗对峙。因“革命文学”而起的争议，主要发生于革命作家与“五四”启蒙作家之间的论争。两次裂变，所遵循的却是同一种逻辑，即现代性的逻辑。

列奥·施特劳斯曾指出，现代性的本质就是“青年造反运动”，是不绝地断裂与革命。因为现代性的逻辑就是：新的就是好的，青年胜于老年，创新胜于守旧。因此

它必然要求现代反对古代、今天反对昨天、青年反对老年。那么本集的开篇即为“青年反对老年”的充满戏剧性的一幕，是为古今之争的第一场文化鏖战。新旧对峙的两端，一方是激烈鼓吹“文学革命”的新青年，另一方是年近古稀的古文家林纾。1917年，胡适、陈独秀等人以《新青年》为阵地，发起“文学革命”，向古典文学及其价值世界宣战，并主张废文言而崇白话、铲伦常而尊启蒙。面对来势汹汹的新文学，守旧派的林纾独身应战，形象颇近于堂吉诃德，既显得颀顽可笑，又不乏悲壮忧戚之感。本集中的《妖梦》是林纾作于1919年的文言小说，是一篇影射小说，用以丑化“文学革命”诸将，这便使论争堕入到人身攻击的层次。小说发表后，陈独秀、鲁迅等人纷纷予以批驳，而林纾也落得声名狼藉，并公开致歉。

“五四”新文学自诞生伊始，除了与古典文学相抗衡之外，还要与以“鸳鸯蝴蝶派”为代表的通俗小说争夺读者市场。“鸳蝴”小说具有娱乐、消闲的品性，迎合市民趣味，殊少现实批判，与“五四”新文学的启蒙主义相悖离。“文学革命”与“革命文学”一样激进，积极建构自身崇高、严肃的品格，手段之一就是极力否定他者，借反对“旧”来表述自己的“新”。“五四”作家对“鸳蝴”小说屡有严厉批判，斥之为“复古现象”、“文字上的手淫”、“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的文学观念”等。正因为这“根植于‘五四’时期建构的‘文学神话’”（陈平原语），通俗小说长期受到歧视，不入正史。本集所选的程小青的侦探小说，就是通俗文学的代表，自然也在新文学家的批判之列。程小青曾作《谈侦探小说》一文，从文学价值和功利价值两方面，为自己的小说辩护。可以见出，程小青努力给“俗”赋予“雅”的价值，阐明侦探小说的现代性。其中不乏客观公允之论，却也有过度攀附之嫌，夸大了侦探小说的价值和作用。

在雅俗对峙之中，双方不仅知道对方之短，也认识到对方所长，所以也有了雅俗互渗的情况。一方面通俗小说模仿新文学的一些技法，变革自身体式，另一方面新文学作家也试手通俗笔法，试图打破与市民读者的隔阂，抱有“将一般的读者引诱到新文艺园地里来的一种企图”（叶灵凤语）。后者以张资平和叶灵凤为代表。然而，张资平与叶灵凤“确是部分地实现了预定的目的，但却也在原主体意向的牺牲上付出了一定的代价”（孔范令：《面对历史的沉思》）。两人的部分作品都滑向了格调低俗的层面，因而受到诟病。由雅入俗，这本身就足以引发争议。沈从文认为：“使中国新芽初生的文学态度与倾向，皆由热诚的崇高的企望，转入低级的趣味的培养，影响到读者与作者，也便是这一个人（指张资平——编者注）。 ”

“五四”新小说在观念、理论、内容与形式等方面，都富于先锋性，对旧的美学规范构成有力的冲击。在审美接受上，许多读者或颇感惊世骇俗，或大呼陌生难懂，

遂有争议发生。比如郁达夫的《沉沦》，其“以惊人的取材与大胆的描写”震惊文坛，招致诸多非议，但多停留在道德批判上。周作人撰文为之辩护，提出灵肉冲突的说法，并对其艺术价值给予肯定，最终平息了争议。再如郭沫若的《残春》，自觉运用弗洛伊德理论，来表现人物的潜意识，开心理分析小说之先河，同时也是意识流手法的先驱。一些习惯了正统写实小说的读者，对心理小说颇不适应，因其没有情节上的高潮与结尾而斥之为平庸之作。郭沫若发表著名的《批评与梦》一文，高谈精神分析理论，为自己的作品辩护。通过这类争议，人们的文艺观念得以革新，促进了现代小说创作与批评的多元化。

在20年代，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是双峰并峙的两大文学社团。前者遵从写实主义，贵现实批判，主张“为人生而艺术”；后者崇尚浪漫主义，重表现自我，标榜“为艺术而艺术”。双方因艺术追求不同，又出于对文坛话语权的争逐，所以在20年代初发生激烈的论争，笔墨官司往来不断。20年代末，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兴起，主导文坛格局，创造社转向革命，与太阳社联袂，挑起“革命文学论争”，对鲁迅、茅盾、叶圣陶、冰心、徐志摩等人的作品大张挞伐。如，他们认为鲁迅的《阿Q正传》已经过时，认为茅盾的《蚀》三部曲“所表现的倾向当然是消极的投降的大资产阶级的人物的倾向”，又指责叶圣陶是“一个最典型的厌世家”，并进而认为“他的倾向又证明文学研究会标榜着自然主义的口号的误谬，这是非革命的倾向！”在这一阶段（1928—1930），“革命的浪漫谛克”成为主潮，取代了“五四”写实主义之要津。首先，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这是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论争的延续。其次，创造社对以鲁迅、茅盾为代表的“五四”作家的“文化批判”，又呈现出新的意义，“是以新的价值理念和知识系统对于‘五四’进行历史性的重新评判和价值重估”（旷新年：《1928：革命文学》）。在他们看来，从“文学革命”到“革命文学”，是以马克思主义来颠覆资本主义文化，是一种历史的进化。最后，创造社、太阳社受“左”的思想影响，发言多有偏激、狭隘之处，诸多批评已经脱离文艺的范围，以政治作为绝对的判断依据。“左”倾思想的危害，最终也施诸“革命文学”作家自身。比如太阳社的蒋光慈，因创作《丽莎的哀怨》，遭到革命阵营的严厉批判，被定性为“小资产阶级的意识”。

此外，京派与海派在1920年代末均已崭露头角。废名首开京派小说风气，创制田园抒情体，沈从文继之而起，踵事增华，在纸上构筑起古朴自然的湘西世界。此时，海派群落也渐趋形成，根植于商业社会，有从俗趋利的一面，小说以都市为叙事空间，多写都市人的性欲望与变态心理，并勇于技巧实验。这其中就有以刘呐鸥、施蛰存为代表的“新感觉派”，他们“真正在小说创作领域把现代主义方法向前推进并且构成了独

立的小说流派”（严家炎：《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》）。京、海两派在思想与艺术上大异其趣，为30年代的京派与海派之争埋下伏笔。然而在时局动荡、风云突变的时代，不论是京派的田园牧歌，还是海派的都市光色，皆不入左翼作家的法眼，无不被革命的声浪所盖。

“‘新文学’并不必然地拥有成为‘现代文学’的优先权”（罗岗：《〈中国新文学大系（1917—1927）〉：分期的意识形态》），所以它必须积极建构自身的现代品格，并给出有力的证明，还要取得文坛的话语权。大体而言，通过这些争议，如古今之争、雅俗对峙等，新文学确立了自身的现代品格及其合法性，取得了文坛的正宗地位，并使之长久稳固，甚而有着“神话”式的开端的意义。而新文学阵营内部的争议，进一步充实和丰富了现代文学观念，促进了现代文学创作的多元化，也维护着自身崇高、严肃而深刻的品质（通过对张资平小说的批判）。在“革命文学论争”阶段（1928—1930），创造社与太阳社的革命作家确受“左”倾思想影响，机械教条、脱离实际，又过度政治化而轻视艺术规律，作出了一些不利于新文学发展的批判。然而经过这一系列争议，他们为无产阶级文学争得了一定的话语权，“肯定文学的阶级性、政治性，明确地将文学与无产阶级革命联系起来，也是顺应了时代的要求”（温儒敏：《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》）。

上面大致叙说了20世纪20年代争议小说的阅读线索，而须提请注意的是，历史叙述不可能是自然又超然的。即便我们站在今日的历史位置，也未敢宣称持有公允之论。一方面“我们今天仍生活在‘五四’的余荫里”（陈平原语）；另一方面，革命的遗产与债务也尚未得以有效处理。此外，新儒家崛起，古今争执的公案重新开审；后现代盛行，“现代性”遭到质疑。那个时代并未死灭，也不湮远，一切都尘埃未定。我们与其炫示“事后诸葛亮”的聪明，不如对其怀有一份“了解之同情”。

那是狂飙突进的时代，也充满了内忧外患，文学作品富于“感时忧国”的精神，呼唤并探寻着救赎之路。关于它们的争议，不是学院里的纸上风波，总是关联着时代风云，牵涉着诸种文化政治力量。所以，一场场的论争不啻一次次的生死搏斗。竹内好曾说：“历史并非空虚的时间形式。如果没有无数为了自我确立而进行的殊死搏斗，不仅会失掉自我，而且也将失掉历史。”编选这批富于争议性的小说，并附以简明扼要的述评，与其说是在拨转一串文学论争的念珠，或清点文学史的账目，不如说是在复活那充满紧张与斗争的历史瞬间。那个瞬间是一扇门，里面不是风景，是风暴。我们敲响门环，屏住呼吸。

李忠阳

2013年5月

目 录

出版说明

前 言

妖 梦	林 纾 (1)
超 人	冰 心 (5)
沉 沦	郁达夫 (12)
阿 Q 正传	鲁 迅 (40)
残 春	郭沫若 (69)
缀网劳蛛	许地山 (81)
海滨故人	庐 隐 (97)
一只鞋	程小青 (137)
梅岭之春	张资平 (170)
竹林的故事	废 名 (187)
潘先生在难中	叶圣陶 (194)
女娲氏之遗孽	叶灵凤 (209)
莎菲女士的日记	丁 玲 (231)
柏 子	沈从文 (262)
创 造	茅 盾 (269)
热情之骨	刘呐鸥 (290)
“死城”	徐志摩 (299)
丽莎的哀怨	蒋光慈 (308)
梅雨之夕	施蛰存 (365)

妖 梦

林 纾

周官太卜，掌三兆三易三梦之法。三梦一曰致梦，二曰觭梦，三曰咸陟。注：致梦言梦之所至，夏后氏作焉；觭，得也，言梦之所得，殷人作焉；咸，皆也，陟，亦得也，言梦之皆得，周人作焉，实则皆足以占国家之吉凶。夫吉莫吉于人人皆知伦常，凶莫凶于士大夫甘为禽兽，此妖梦之所以作也。

有郑思康者，陕西之甘泉人，执贄余门。一日谒余，忽曰，康梦不详，意其死乎！余曰，何梦？吾为尔占之。郑曰，十月之十七日，康被酒而卧，忽梦有长髯人，邀康往游阴曹。康大惊曰，吾其死乎？髯曰，阴曹有大异事，姑招尔观之，俾尔悟后，亦足以晓世人，知世人之所智能，鬼亦解之。康曰，何谓也。髯曰，凡不逞之徒，生而为恶，死亦不改，仍聚党徒，张其顽焰。康曰，其人如何？髯曰，狂人也，已系二鬼马于门外，遂引而登，沿路风沙，渺无人行。

寻入一城市，来往憧憧。遂并辔至一广场之上，有高阁，大书曰，白话学堂。门外大书一联云：白话通神，《红楼梦》，《水浒》，真不可思议；古文讨厌，欧阳修，韩愈，是甚么东西。康观之，汗出如濯。髯曰，校长元绪，教务长田恒，副教务长秦二世，皆鬼中之杰出者也，试入面之。遂投刺延见。入第二门，匾上大书毙孔堂。又一联云：禽兽真自由，要这伦常何用；仁义太坏事，须从根本打消。康怒极，谓髯曰，世言有阎罗，阎罗又安在？髯曰，阳间无政府，阴间那得有阎罗。已而元绪出见，则谦谦一书生也。田恒二目如猫头鹰，长喙如狗。秦二世似欧西之种，深目而高鼻。左右元绪而出。谈次问名未竟，二世曰，足下思康，思郑康成耶？孔丘尚是废物，何况郑玄。田恒曰，郑玄作死文字，决不及活文字，非我辈出而提倡，则中华将被此腐儒弄坏矣。而五伦五常，尤属可恨，束缚至于无转旋地步。

康不期发声问曰，伦常既不可用，将用何人为师？田曰，武则天圣主也，冯

道贤相也，卓文君贤女也。无冯道则世无通权达变之人，无文君，则女子无自由之权利。且不读《水浒》，世间无英雄，不读《红楼》，则家庭无乐事。汝以为何如者。时元绪点首称赏不已。康气如结轡，兴辞而出。髯亦微笑同行。行可三里许，忽见金光一道，远射十数里，路人皆辟易，言罗睺罗阿修罗王至矣。金光浓处，见王身长十余丈，张口圆径可八尺，齿巉巉如林，直扑白话学堂，攫人而食。食已大下，积粪如丘，臭不可近。康竟霍然而醒。余大笑曰，快哉，罗睺罗。见大智度论释初品中，王欲啖月，月天子怖，疾到佛所，佛所偈言，罗睺即疾放月。须知月可放，而无无伦之禽兽不可放，化之为粪，宜矣。此无关尔之吉凶，果如是者，国家承平矣。

蠡叟曰，死文字三字，非田恒独出之言也。英国大师迭更先生，已曾言之：指腊丁罗马希腊古文也，夫以迭更之才力，不能灭腊丁，诎一田恒之力，能灭古文耶？即彼所尊崇之《水浒》，非从古书出耶？《水浒》中所用，多岳珂《金陀萃编》中之辞语；而《红楼》一书，尤经无数博雅名公，窜改而成。譬之珠宝肆中，陈设之物，欲得其物，须入其肆检之，若但取其商标，以为即珠宝也，人亦将许之乎？作白话须先读书明理，说得通透，方能动人。若但以白话教白话，不知理之所以出，则骡马市引东洋车之人，亦知白话，何用教耶？此辈不能上人，特作反面文字，务以惊众，明理者初不为动，所患者后生小子，小学堂既无名师，而中学堂又寡书籍，一味枵腹，闻以白话提倡，乌能不喜。

此风一扇，人人目不知书，又引掖以背叛伦常为自由，何人不逐流而逝，争趋禽兽一路。善乎西哲毕困腓士特之言曰，智者愚者，俱无害，唯半智半愚之人，最为危险。何者？谓彼为愚，则出洋留学，又稍知中国文字，不名为愚；若指为智，则哲学仅通皮毛，中文又仅知大略，便自以为中外兼通。说到快意，便骂詈孔孟，指斥韩欧，以为伦常文字，均足陷人，且害新学。须知古文无害于科学，科学亦不用乎古文，两不相涉，尽人知之。唯懒惰不学之少年，则适为称心之语，可以欺瞞父母，靡不低首下拜其言。矧更有家庭革命之说，则无知者，欢声雷动矣。吾恨郑生之梦不实。若果有啖月之罗睺罗王，吾将请其将此辈先尝一脔也。

（原载于1919年3月18日—22日上海《新申报》的“蠡叟丛谈”）

述 评

1919年初,林纾连续在《新申报》上发表两篇文言小说,分别是《荆生》和《妖梦》。这两篇小说“臭名昭著”,指桑骂槐,含沙射影,谩骂“文学革命”诸将,遂引起公愤,招致谴责,令作者声名狼藉,遗羞文坛。此事关涉白话与文言之争、“五四”新文化阵营与“守旧派”林纾的冲突。

林纾(1852—1924),字琴南,著名古文家、翻译家。1917年以后,胡适、陈独秀等人提出“文学革命”,掀起白话文运动,而率先起而反对的人,就是古文家林纾。他发表《论古文之不当废》,反对废除古文的主张,其在文中称:“知腊丁不可废,则马班韩柳亦有其不宜废者。吾识其理,乃不能道其所以然,此则嗜古者之痼也。”林纾的意思是,西方进入现代,却未尝废除拉丁文,那么我们也不宜割裂传统、废除文言。这话如今看来无可厚非,甚而有些道理,但在“五四”时期却不免站在了“反动”的一边,因而招致驳斥和笔伐。为了给文学革命造势,钱玄同与刘半农在《新青年》上策划了“双簧信”的好戏,信中不乏对林纾的揶揄之词。

林纾按捺不住,在上海《新申报》上发表《荆生》,以泄心头之愤。小说

写田其美、狄莫和金心异三人聚谈于北京陶然亭,大骂孔丘,倡导白话。忽然,闯入一位叫“荆生”的“伟丈夫”,驳斥三人言论,并将其痛打,令他们狼狈而逃。实际上,小说中的田其美、狄莫和金心异三人,分别影射的是陈独秀、胡适和钱玄同。

本篇的《妖梦》是继《荆生》之后的又一篇影射小说,连载于1919年3月18—22日上海《新申报》的“蠹叟丛谈”上。小说之无聊荒唐,比起上一篇来过之而无不及。小说写一个叫“郑思康”的人,一日来拜访“我”,并向“我”讲述了一个怪梦。郑思康梦见一个长髯人带他游历阴曹地府。长髯人告知他:有不逞之徒,生时作恶多端,死后也不知悔改,“仍聚党徒,张其顽焰”。于是长髯人带他去一看究竟。在一个广场上,郑思康见一处高阁,名曰“白话学堂”(影射北京大学)。门外对联上写着:“白话通神,《红楼梦》,《水浒》真不可思议;古文讨厌,欧阳修,韩愈,是甚么东西。”第二道门的门匾上写着“毙孔堂”,两侧对联是:“禽兽真自由,要这伦常何用;仁义太坏事,须从根本打消。”这间白话学堂的校长是元绪(影射蔡元培),教务长是田恒(影射陈独秀),

副教务长是秦二世（影射胡适）。郑思康与三人话不投机，遂告辞而出。文中对这三人极尽丑化、诋毁之能事，后面竟又请出佛教经典中的罗睺罗阿修罗王，让罗睺罗“直扑白话学堂，攫人而食”，且“食已大下，积粪如丘，臭不可近”。最末两段，蠹叟（林纾）自己站出来，对新文化运动大张挞伐。关于“罗睺罗”和“荆生”两个形象，有传闻说是林纾在发出暗示，希望借助武力来压制新文化运动。传闻是否属实，不得而知，但这至少是林纾的心理愿望。

③ 不消说，林纾的影射小说甫一发表，即刻引来铺天盖地的责斥。事后，林纾本人也感到失礼，于是写信给各大报馆，公开承认骂人的错误。同年四月，陈独秀说：“林琴南写信给各报馆，承认自己骂人的错处，像这样勇于改过，倒很可敬佩。”【只眼（陈独秀）：《随感录·林琴南很可佩服》，《每周评论》第17号】

今日重看此事，林纾发表《妖梦》，影射他人，丑化“文学革命”，实在是无聊、恶劣之举，最终只得自取其辱。须注意的是，“五四”新文化阵营一边，也未尝没有谩骂。给守旧派冠以“桐城谬种”、“选学妖孽”的恶谥，如今看来也是过分之言。这正如杨联芬所说：“五四与林纾的论战，就五四一方来说，是典型的为求‘实质主义’而牺牲程序正义的实例，整个论争过程缺乏学理的讨论与辩难，完全是态度的表决。”（杨联芬：《晚清至五四：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》）对现代的追求势不可挡，而古今之争也并未终结。近年来，儒学复兴成为热议的话题，“新国学”派作为文化力量也日渐强大。如何处理现代文明与传统资源的关系，依旧悬而未决。不过，彻底而激烈的否定传统的态度，已渐渐为大家所扬弃。

超人

冰 心

何彬是一个冷心肠的青年，从来没有人看见他和人有什么来往。他住的那一座大楼上，同居的人很多，他却都不理人家，也不和人家在一间食堂里吃饭，偶然出入遇见了，轻易也不招呼。邮差来的时候，许多青年欢喜跳跃着去接他们的信，何彬却永远得不着一封信。他除了每天在局里办事，和同事们说几句公事上的话，以及房东程姥姥替他端饭的时候，也说几句照例的应酬话，此外就不开口了。

他不但是和人没有交际，凡带一点生气的东西，他都不爱。屋里连一朵花，一根草，都没有，冷阴阴的如同山洞一般。书架上却堆满了书。他从局里低头独步的回来，关上门，摘下帽子，便坐在书桌旁边，随手拿起一本书来，无意识的看着，偶然觉得疲倦了，也站起来在屋里走了几转，或是拉开帘幕望了一望，但不多一会儿，便又闭上了。

程姥姥总算是他另眼看待的一个人。她端进饭去，有时便站在一边，絮絮叨叨的和他说话，也问他为何这样孤零。她问上几十句，何彬偶然答应几句说：“世界是虚空的，人生是无意识的。人和人，和宇宙，和万物的聚合，都不过如同演剧一般：上了台是父子女女，亲密得了不得；下了台，摘下假面具，便各自散了。哭一场也是这么一回事，笑一场也是这么一回事，与其互相牵连，不如互相遗弃；而且尼采说得好，爱和怜悯都是恶……”程姥姥听着虽然不很明白，却也懂得一半，便笑道：“要这样，活在世上有什么意思？死了，灭了，岂不更好，何必穿衣吃饭？”他微笑道：“这样，岂不又太把自己和世界都看重了。不如行云流水似的，随他去就完了。”程姥姥还要往下说话，看见何彬面色冷然，低着头只管吃饭，也便不敢言语。

这一夜他忽然醒了。听得对面楼下凄惨的呻吟着，这痛苦的声音，断断续续的，在这沉寂的黑夜里只管颤动。他虽然毫不动心，却也搅得他一夜睡不着。月光如水，从窗纱外泻将进来，他想起了许多幼年的事情，——慈爱的母亲，天上的繁星，院子里的花……他的脑子累极了，极力的想摈绝这些思想，无奈这些事只管奔凑

了来，直到天明，才微微的合一合眼。

他听了三夜的呻吟，看了三夜的月，想了三夜的往事——眠食都失了次序，眼圈儿也黑了，脸色也惨白了。偶然照了照镜子，自己也微微的吃了一惊，他每天还是机械似的做他的事——然而在他空洞洞的脑子里，凭空添了一个深夜的病人。

第七天早起，他忽然问程姥姥对面楼下的病人是谁？程姥姥一面惊讶着，一面说：“那是厨房里跑街的孩子禄儿，那天上街去了，不知道为什么把腿摔坏了，自己买块膏药贴上了，还是不好，每夜呻吟的就是他。这孩子真可怜，今年才十二岁呢，素日他勤勤恳恳极疼人的……”何彬自己只管穿衣戴帽，好像没有听见似的，自己走到门边。程姥姥也住了口，端起碗来，刚要出门，何彬慢慢的从袋里拿出一张钞票来，递给程姥姥说：“给那禄儿罢，叫他请大夫治一治。”说完了，头也不回，径自走了。——程姥姥一看那巨大的数目，不禁愕然，何先生也会动起慈悲念头来，这是破天荒的事情呵！她端着碗，站在门口，只管出神。

呻吟的声音，渐渐的轻了，月儿也渐渐的缺了。何彬还是朦朦胧胧的——慈爱的母亲，天上的繁星，院子里的花……

他的脑子累极了，竭力的想摈绝这些思想，无奈这些事只管奔凑了来。

过了几天，呻吟的声音住了，夜色依旧沉寂着，何彬依旧“至人无梦”的睡着。前几夜的思想，不过如同晓月的微光，照在冰山的峰尖上，一会儿就过去了。

程姥姥带着禄儿几次来叩他的门，要跟他道谢；他好像忘记了似的，冷冷的抬起头来看了一看，又摇了摇头，仍去看他的书。禄儿仰着黑胖的脸，在门外张着，几乎要哭了出来。

这一天晚饭的时候，何彬告诉程姥姥说他要调到别的局里去了，后天早晨便要起身，请她将房租饭钱都清算一下。程姥姥觉得很失意，这样清净的住客，是少有的，然而究竟留他不得，便连忙和他道喜。他略略的点一点头，便回身去收拾他的书籍。

他觉得很疲倦，一会儿便睡下了。——忽然听得自己的门钮动了几下，接着又听见似乎有人用手推的样子。他不言不动，只静静的卧着，一会儿也便渺无声息。

第二天他自己又关着门忙了一天，程姥姥要帮助他，他也不肯，只说有有的时候再烦她。程姥姥下楼之后，他忽然想起一件事来，绳子忘了买了。慢慢的开了门，只见人影儿一闪，再看时，禄儿在对面门后藏着呢。他踌躇着四围看了一看，一个仆人都没有，便唤：“禄儿，你替我买几根绳子来。”禄儿趑趄的走过来，欢天喜地的接了钱，如飞地走下楼去。

不一会儿，禄儿跑得通红的脸，喘息着走上来，一只手拿着绳子，一只手背在身后，微微露着一两点金黄色的星儿。他递过了绳子，仰着头似乎要说话，那手也渐渐的走过来。何彬却不理会，拿着绳子自己走进去了。

他忙着都收拾好了，握着手周围看了看，屋子空洞洞的——睡下的时候，他觉得热极了，便又起来，将窗户和门都开了一缝，凉风来回的吹着。

“依旧热得很。脑筋似乎很杂乱，屋子似乎太空沉。——累了两天了，起居上自然有些反常。但是为何又想起深夜的病人。——慈爱的……不想了，烦闷很！”

微微的风，吹扬着他额前的短发，吹干了他头上的汗珠，也渐渐的将他扇进梦里去。

四面的白壁，一天的微光，屋角几堆的黑影。时间一分一分的过去了。

慈爱的母亲，满天的繁星，院子里的花。不想了，——烦闷……闷……

黑影漫上屋顶去，什么都看不见了，时间一分一分的过去了。

风大了，那壁厢放起光明。繁星历乱的飞舞进来。星光中间，缓缓的走进一个白衣的妇女，右手撩着裙子，左手按着额前。走近了，清香随将过来；渐渐的俯下身来看着，静穆不动的看着，——目光里充满了爱。

神经一时都麻木了！起来罢，不能，这是摇篮里，呀！母亲，——慈爱的母亲。母亲呵！我要起来坐在你的怀里，你抱我起来坐在你的怀里。

母亲呵！我们只是互相牵连，永远不互相遗弃。

渐渐的向后退了，目光仍旧充满了爱。模糊了，星落如雨，横飞着都聚到屋角的黑影上——

“母亲呵，别走，别走……”

十几年来隐藏起来的爱的神情，又呈露在何彬的脸上；十几年来不见点滴的泪儿，也珍珠般散落了下来。

清香还在，白衣的人儿还在。微微的睁开眼，四面的白壁，一天的微光，屋角的几堆黑影上，送过清香来。——刚动了一动，忽然觉得有一个小人儿，蹑手蹑脚地走了出去，临到门口，还回过小脸儿来，望了一望。他是深夜的病人——是禄儿。

何彬竭力地坐起来。那边捆好了的书籍上面，放着一篮金黄色的花儿。他穿着单衣走了过去，花篮底下还压着一张纸，上面大字纵横，借着微光看时，上面是：

我也不知道怎样可以报先生的恩德。我在先生门口看了几次，桌

子上都没有摆着花儿。——这里有的是卖花的，不知道先生看见过没有？——这篮子里的花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名字，是我自己种的，倒是香得很，我最爱它。

我想先生也必是爱它。我早就要送给先生了，但是总没有机会。昨天听见先生要走了，所以赶紧送来。

我想先生一定是不要的。然而我有一个母亲，她因为爱我的缘故，也很感激先生。先生有母亲么？她一定是爱先生的。这样我的母亲和先生的母亲是好朋友了。所以先生必要收母亲的朋友的儿子的东西。

禄儿叩上

何彬看完了，捧着花儿，回到床前，什么定力都尽了，不禁呜呜咽咽的痛哭起来。

清香还在，母亲走了！窗内窗外，互相辉映的，只有月光、星光、泪光。

早晨程姥姥进来的时候，只见何彬都穿着好了，帽儿戴得很低，背着脸站在窗前。程姥姥陪笑着问他用不用点心，他摇了摇头。——车也来了，箱子也都搬下去了，何彬泪痕满面，静默无声地谢了谢程姥姥，提着一篮的花儿，遂从此上车走了。

禄儿站在程姥姥的旁边，两个人的脸上都堆着惊讶的颜色。看着车尘远了，程姥姥才回头对禄儿说：“你去把那间空屋子收拾收拾，再锁上门罢，钥匙在门上呢。”

屋里空洞洞的，床上却放着一张纸，写着：

小朋友禄儿：

我先要深深的向你谢罪，我的恩德，就是我的罪恶。

你说你要报答我，我还不知道我应当怎样的报答你呢！

你深夜的呻吟，使我想起了许多的往事。头一件就是我的母亲，她的爱可以使我止水似的感情，重要荡漾起来。我这十几年来，错认了世界是虚空的，人生是无意识的，爱和怜悯都是恶德。我给你那医药费，里面不含着丝毫的爱和怜悯，不过是拒绝你的呻吟，拒绝我的母亲，拒绝了宇宙和人生，拒绝了爱和怜悯。上帝呵！这是什么念头呵！

我再深深的感谢你从天真里指示我的那几句话。小朋友呵！不错的，